

一段最逗趣的先婚后爱
古代版《活色生香》

风荷游月

著

妙手调香^上



于他，爱是即使看不见她，却总能在人群中找到她。

当身带异香的傲娇小姐
遇到双目失明的腹黑公子

错牵的红线，错位的温暖，也能成就一段啼笑因缘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妙手调香

上

风荷游月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妙手调香：全2册 / 风荷游月著. — 南京：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5399-8360-8

I. ①妙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2441号

书 名 妙手调香：全2册

作 者 风荷游月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颖 夏童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丽

文字编辑 王妍萍
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400千字

印 张 31
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，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360-8

定 价 49.80元（全二册）

（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

目录

第一章 错相逢/001

第二章 暗香引/016

第三章 庆生辰/029


第四章 误相见/044

第五章 声声慢/061

第六章 流言乱/079

第七章 前缘散/092

第八章 雨霖铃/105



目录



第九章 花朝节/121

第十章 庐阳侯/137

第十一章 伤身世/152

第十二章 鸳鸯错/166

第十三章 牡丹亭/181

第十四章 春日暖/196

第十五章 千里缘/212

第十六章 满庭芳/229

第一章 错相逢



宝相庄严的佛像前，蒲团上跪坐的姑娘摇摇欲坠，乌发蝉鬓，头上簪花如意步摇随着她的动作相互碰撞，璎珞跳荡飘拂，灵动轻盈。

宋瑜差不多跪了半个时辰，睁开惺忪睡眼，她缓缓抬起头，这才露出一张倾国倾城的脸来。二八佳人，杏眼桃腮，螭首蛾眉，气质清绝无双。

左右两个丫鬟上来搀她，细心地给她揉着膝盖：“姑娘累了，不如回厢房去歇会儿吧。”

宋瑜懒洋洋地扶着澹衫，抿了抿头上沉重低鬟髻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大殿门口，生怕方才偷懒的模样被母亲身边的人瞧见。她此番来是为宋家和谢家祈福的，哪知昨日沐浴折腾得太晚，今早醒来便有些倦怠，这才在佛祖面前失礼。

宋瑜满心敬畏地朝前头拜了一拜，低喃了两句“罪过，罪过”。

天靖元年一月末，孟春的天气阴晴不定。早上出来时还阳光普照，暖意融融，一路人马才到山顶便落起了雨，寒雨缠绵，将人困在这寺庙之中。

本以为一时半刻之后，雨就停了，谁知这场雨越下越大，远处的山山水水，全笼罩在一层薄雾之间，山路湿滑难行，车马行进很是不便，稍有不慎就人仰马翻，得不偿失。龚夫人跟寺里的住持相识多年，一番商量之后，住持腾出几间空房来，几位主子人各一间，下人们凑合着住在通铺。

宋瑜斜倚着熏笼昏昏欲睡，一到这天气就睡不醒似的，蔫蔫的打不起精神。

来时路上免不了受凉，澹衫上前给她递了碗姜汤：“这是借了寺里灶房煮的，姑娘喝点，省得染上风寒。”

屋外雨水打在檐上叮咚作响，一阵比一阵急切，打落了一地银杏嫩叶。

薄罗放下支起的窗子，笑嘻嘻地道：“这雨下得真及时，谢家公子估计还在山脚下候着呢，可惜咱们姑娘却不能下去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她便被宋瑜一个白角梳砸中了脑袋：“谁说我要去见他了？”

纤指上的蔻丹是前几天才染的，十个指甲盖儿如桃花瓣瓣，嵌在细嫩葱削的玉指上，煞是好看。她眼睑微抬，樱唇抿起略带了些愠意，粉颊含香，妆脸如花。她是养在深闺的可人儿，哪能跟底下丫鬟随意谈论男人，是以才恼羞成怒地斥了一句。

薄罗揉了揉被砸疼的脑门，吐了吐舌头古灵精怪道：“是是是，姑娘才不跟那些个臭男人一样心急火燎呢。”

姜汤喝完身上果真暖和不少，饶是如此澹衫仍旧不放心，又准备了一桶香汤为宋瑜净身。她手臂搭着巾栉，走到薄罗身旁点了点她的额头：“少说两句，休得编派姑娘。”

她比薄罗大一岁，着实较为稳重，是照顾宋瑜起居的一把好手。

这谢家公子说的便是谢昌，此番宋瑜来山上祈福烧香也有他一半原因。谢家与宋家早年关系密切，因为生意，两家时常走动，为了巩固关系，宋谢两家便定下了一门娃娃亲。宋瑜是宋家大妇龚夫人所出，谢昌是谢家唯一的嫡子，两家门当户对，这门亲事是再合适不过的，两家长辈都甚为满意。

宋瑜今年元宵刚及笄，再有一年便要嫁到谢家去。龚夫人为了两家婚姻顺利，特意挑了个日子来山上礼佛，向佛祖祈福。

一同前往的还有谭家三小姐谭绮兰，她就宿在宋瑜斜对面的房间里。不过两人素来不对盘，不提也罢。

宋家家规颇严，等闲仆人也不得随意出去，更何况宋瑜这样冰肌玉骨的美人儿，但凡宋瑜一出门，翌日必定惹来无数登门求亲的人家，简直要将宋府的门槛踏破。是以宋瑜鲜少见外人，她与谢昌也只见过三面，对他印象仅停留在爽朗清举、玉树临风的外表上。

薄罗那番话不是无凭无据，因今早上山一直是谢昌在前头引路，宋瑜坐在车舆中只能觑见一个英挺笔直的身影。下车时他便在一旁立着，目光落在宋瑜身上，其中倾慕之意不言而喻。

丫鬟掩唇轻笑，直到龚夫人咳嗽一声，他才收回视线，道了句“懋声告辞。”

“懋声”是他的字，宋瑜是第一次知道。

宋瑜趴在浴桶边沿，歪着脑袋努力想谢公子的模样。确实是个龙章凤姿的人才，如同父亲时常称赞的那般。

浴汤是用兰草、泽兰煮的，带着浓郁香味晕染了整个内室。

薄罗伺候到一半被母亲身边的人叫了出去，宋瑜乐得一人清静，倚倒在浴桶中眯眼小憩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被一阵凉风吹醒，抬起眼帘一看竟见窗户大敞。这么下去自己非得受寒不可，奈何她喊了两声都没人进来，她觉得自己洗得差不多了，便披上衣服自己走过去关窗子。

脚下是羊绒毯子，地龙烤得室内温暖，宋瑜赤脚踩上也不觉得冷。

不知是不是打盹儿被冻着了，此刻她头脑昏昏沉沉，浑身泛起不正常的热度。她按捏了两下额角，毫无见效，手扶在窗户上半天未能放下。她试着又唤了两声薄罗，可惜依旧没人应答，这丫头，关键时候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！

关上窗后她非但不见好，反而越加头昏脑涨，脚下绵软得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。她勉力撑着墙壁，恍惚间似乎听到屋外有人谈话，那声音既不是薄罗的，也不是澹衫的，而是谭绮兰的。

她正在同另一人说话：“里面两个丫鬟都支开了，你只需按照我说的做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”

响应她的是一道陌生的男音，那男人森然一笑，猥琐无礼。

两人脚步声越加靠近，正是往她房间的方向而来。宋瑜只觉从头到脚无一处不冷，她编贝紧咬，柔荑不由自主地握成拳。

谭绮兰与宋瑜从小一块长大，按理说她俩应当顺理成章地成为闺中密友，金兰之交。可惜并不是，谭绮兰对她厌恶到了骨子里，两人私底下见面必要阴阳怪气地挑衅，从不对盘。

起初宋瑜很是纳闷，她并未做过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啊，两人之间的关系何至于就成了这般？

后来一次宋老爷寿宴，宴请了平常生意往来较为密切的亲友。其中有谭家和谢家的人。那次宴席上，宋瑜才知道谭绮兰是谢昌的表姑的女儿，她和谢昌堪称青梅竹马，而谭绮兰思慕谢家公子已久，求而不得，却被宋瑜轻而易举地得到。当然，宋瑜自然也明白了，为什么谭绮兰会如此对待自己。

难怪今次上山非要跟着来，原来打的是这样龌龊主意。

思及此，宋瑜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下午喝的那碗姜汤，想必正是被人下了手脚，否则她身体也不会如此。

宋瑜悄然无声地退到门边，趁着两人没转到正门时，快速打开房门闪身而出。她不能走太远，否则便会被察觉，走投无路之时，见隔壁房间门窗紧闭，屋内光线昏暗。她料定屋内无人，咬着牙推门而入，迅速地合上直棂门。

门一开一合之间，有馥郁香气随着晚风吹入屋中，沁人心脾，为这昏沉死寂的房间添了一抹生机。

地板分明是暖的，然而屋里寂静过了头，死气沉沉，让人毛骨悚然。

宋瑜顾不得这些，才一会儿的工夫头脑便混沌不清，整个人仿佛燃烧了起来。她才从浴桶出来，身上仅着了一件轻薄罗衫，被薄汗浸湿。脚下趿着绣鞋，连袜子都没来得及穿，模样颇有些狼狈。

眼睛适应了周遭环境后，她只能看到房间的大致轮廓，这里的布局与她的房间相同。她轻车熟路地穿过落地罩走入内室，身子一软便倒在朱漆罗汉床上，冷热交叠袭来，令她非常难受。

一室昏暗，隔绝了外界的雨水嘈杂，是以云头履缓慢踩在地板的声音分外清晰。

“谁？女人？”一个人压低了嗓音，疑惑地问。

无人应答，他却能听见短促清浅的呼吸，鼻息间尽是馥郁芬芳。

宋瑜此时仍旧保留一点薄弱的意识，听闻此声，她才知道这屋里有男人，她不能刚出龙潭便入虎穴，于是，宋瑜下意识地要逃开，然而手脚却不听使唤，她的身体绵软得不像话，使不上一丁点力气。

打从房间进来人开始，霍川便已察觉。他没有出声，只觉得浅淡幽香越来越近，她在他身前走过，旁若无人地爬到了床上。霍川逼近床头，对着她蜷缩着的角落毫无感情地说：“出去。”

床上的人没有动静，他伸手将对方提起，触手所及的却是绵软的肌肤。

他能感觉到手下人猛地一缩，待他反应过来时室内已然寂静了许久。霍川的声音更阴冷了些：“哪儿来的女人！”

宋瑜恍若未闻，她现在根本动弹不得。此刻，她双目紧闭，口中不住地喃喃：“叫母亲来，我要母亲……”

天知道她母亲是谁，她又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？！

霍川拽住她胳膊，透过薄衫依稀能感觉到灼热的温度。他始知不对劲，抬起手背碰了碰她额头，果真烫得惊人。况且她口中还语无伦次地念叨着，一听便是神志不清。

霍川正欲转身唤人，却被宋瑜猛地握住了手。宋瑜只觉得他的手冰凉，放在自己的额头上分外舒服，虽是隔靴搔痒，但却胜于无。

握着他的双手柔软馨香，霍川有一刹那的愣怔。

正是这一下的迟疑，他胸膛便贴上一具婀娜温软的娇躯，耳畔的她呵气如兰，呼出的灼热温度带着一袭淡香将他包围。这香味有别于一般女子的香味，幽似玉蕊，更胜丁香。

眼前是氤氲氤氲的薄雾，仿若置身于虚无的梦境之中，她不受控制地前行，却

走不到尽头。身上的燥热感并未消退，灼烧得人口干舌燥，她痛苦地嚅呶一声，黛眉紧蹙，身体蜷缩着，无助得像一只迷失的小羊。

宋瑜觉得，自己仿佛被一头巨大的野兽压着，全身酸痛疲惫不堪，动一动手指都成困难，她缓缓抬了抬眼睑，一双水眸看着窗外初露的晨光，整个人迷迷瞪瞪的，不知所措。她眨眨眼，看了看前面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面前是一堵月白的墙，而自己则从敞露的领口中，觑见麦色的胸膛。昨晚的光景鱼贯而入，一幕幕清晰无比地在脑海回放。

她匆忙躲入了一间房，本以为房内无人，谁承想……记忆在男人出现后戛然而止，彼时宋瑜不断告诫自己要赶快逃离，偏偏手脚不听使唤。

那现在……他们该不是……

她紧紧盯着面前的人，精致面庞煞白，禁不住栗栗颤抖。

自己的半个身子都被他严严实实地压在身下，更可怕的是自己的双手竟然环着他的脖颈。她稍一抬头便能看见一张轮廓分明、五官深邃的脸。他剑眉低压，纤长浓密的睫毛打下一圈阴影，长久处在黑暗中皮肤很白，唇极薄，鼻梁高挺，一看便知不是好对付的人。

宋瑜连忙收回手臂，慌忙地要从他怀中逃出，后退时才觉察他的手臂横在自己腰上。登时，她脸上一热，又羞又恼地欲给他一巴掌，又怕把人惊醒更不好收场。她强忍着将人推翻的冲动，小心翼翼地退至角落，踉踉跄跄地翻到床下。

宋瑜越是心慌越是手忙脚乱，半天没能穿上鞋子，脚腕一截莹润似玉的肌肤裸露在外，她胡乱整理了两下衣裳，好在衣裳都规规矩矩地穿在身上，趁着屋外一片青黛，她趿着绣鞋便往外走。

她心有不甘地走了两步，转身紧紧盯着床上熟睡的人。

这人坏了她的清白，即便昨晚她被人下了药，他也不该乘人之危。此刻，宋瑜心中已将他与小人画上等号，纤长十指不受控制地放在他脖颈之上，虽然隔着一点距离，但她还是能感觉到他的体温。不过，她最终没能下得去手，宋瑜气急败坏地扯下床上帷幔，揉成团扔在他脸上，这才走开。

直棖门合上的声音微弱，在寂寂清晨也微不可闻，恬淡幽香随之消逝，房中恢复了平静。

罗汉床上身姿颀长的男人抬手拿下脸上薄纱，缓缓坐起身倚靠在床头，若有所思地摸了摸脖子。

这时候宋瑜自然不敢回房间，薄罗澹衫下落不明，她怕谭绮兰与那男人在房里等候。若是如此，即便她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，而她的名声也就此毁了。以后别说嫁人，恐怕整个陇州的人都会对她指指点点。宋瑜冷得打了个颤儿，心想，

绝不能让这等事发生。

这时候天色尚早，山顶晨曦微露，后院客房里没人起床。

龚夫人的房间在东南边距离她的房间不远，宋瑜紧了紧身上的罗衫，快步走去。山上的清晨有些凉意，才到门口她便狠狠地打了个喷嚏。宋瑜揉了揉通红的鼻子推开门，转身关上门，桌上只有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，露华百英还未起床伺候。

龚夫人躺在床上睡熟，一看到她，宋瑜满腔委屈涌上心头，泪花泛上眼眶，宋瑜瘪瘪嘴踢掉鞋子钻进她怀中，双手紧紧地环着她的腰：“母亲，母亲……”

龚夫人被她吵醒，睁开眼便对上宋瑜的盈盈泪眼，心中一紧忙坐起来问道：“这是怎的了？大清早的，澹衫薄罗怎么没在你身边？”说着便要唤人，被宋瑜拦了下来，任凭龚夫人怎么问就是不开口，真个急坏了人。

“莫不是做噩梦了？”龚夫人将她散乱的鬓发别在耳后，哄小孩般抚了抚她的后背，放柔了声音。

宋瑜这才瓮声瓮气地嗯了声，始终抱着她不肯撒手，眼泪蹭了她一身。

龚夫人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末了又觉好笑，拿绢帕拭去她脸上泪花，宠溺地点了点她的鼻尖：“多大的人了，做个梦也能吓成这模样，不怕人笑话。”宋瑜从小就爱撒娇，龚夫人对此见怪不怪，只暗暗有些忧愁。这般娇气，若是嫁到了谢家，不知人家能否像宋家这样惯着她。所幸看起来谢昌对她委实上心，大抵不会委屈她。这样一想，龚夫人这才稍稍放心。

宋瑜在龚夫人怀里腻歪了一会儿，窗外已天光大亮，她哭得眼眶红红，好不可怜：“女儿想马上回家。”也不知道那男人醒了没，她可不想再和他见面，最好下山之后两人天南海北，再无瓜葛。

露华端着铜盂进来，百英手执巾栉胰子，见到宋瑜面露异色，欠身行了个礼：“姑娘也在。”

两人将东西放在一旁架子上，露华弯腰给龚夫人套上鞋袜，百英举起湖色梅兰竹菊暗纹比甲服侍她穿上。龚夫人回头看了宋瑜一眼，她纤细身板斜倚在床头眼巴巴地看着人，似乎要看到人心坎儿里去。

“待会儿我去同住持辞别，我们用罢早饭就回去。”龚夫人安抚她。

宋瑜跪坐在床沿揪住她衣角不放，神情带了点急切：“我说现在回，母亲，我们现在回家好不好？”

龚夫人只当她是在闹脾气：“你这孩子怎的这样不懂事，人家留咱们过夜，我们怎能不告而别？”

说罢龚夫人便去梳洗打扮，一切妥帖之后，才觑一眼宋瑜，见她仍旧保持刚才姿势一动不动，眼睛也不知看向何处，想着许是自己语气太重，她便柔声哄道：

“你先回自个儿房间，母亲去见慧静住持一面就好，早点可以在马车上吃，你都及笄了不可再使小性子。”

宋瑜闻言回过神来，大眼睛中似汇聚了千万星芒：“那母亲要快去快回。”

龚夫人颌首，临到门口仍旧不放心，嘱托露华亲自送她回房。宋瑜只好不情不愿地跟在露华身后出门，朝自己的房间走去。

有露华在一切就好解决多了，宋瑜转过廊庑远远望去，有几个身影聚在她房间门口。

澹衫薄罗面带焦虑，尤其薄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来回踱着步绕得人心烦。她俩身旁还有一人，谭绮兰虽陪着一块着急，但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，涂了口脂的朱唇不着痕迹地微微上翘，目光往房内一扫，别有深意。

“姑娘！”薄罗惊喜的声音将她唤醒，从廊庑的尽头款款走来的，不是宋瑜是谁？

她穿着净面妆花罗衫，低鬟髻已有松散，懒懒地绾在脑后，秋波入鬓，袅娜婷婷，确实对得起“陇州第一美人”的称号。耳畔几缕碎发随着晨风晃动。分明是该狼狽窘迫的，但此刻她却走得无比从容。

说起这第一美人，宋瑜真是哭笑不得。许是那些纨绔公子哥儿日子过得太清闲，突发奇想要将城里大家闺秀挨个排序。其中自然有见过宋瑜模样的，这些人一致认为首位归于她是实至名归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默认了这回事。当然也有些人没见过她，想当然地把这当成一种噱头，认为宋家小姐其实丑陋不堪，貌似无盐。

起初宋瑜听罢心头赌气，觉得这些人可真无聊，拿人容貌说三道四！

再后来她就不当回事了，那些话爱怎么传就怎么传，反正那些人又没有几个真的见过她，如此一想，她甚为平衡。

现下谭绮兰正直勾勾地看着她，试图从她身上探寻到一星半点的异样，可惜没能如愿。

宋瑜在几步外停下来，面带愠色地指责两人：“昨儿一晚上没见人，也不知道你们俩去哪儿偷闲了！害得我跟前没人伺候，唯有到母亲房里打扰。”

谭绮兰惊讶地道：“你去了伯母房间？”

说罢看一眼她身边的露华，这是龚夫人身边的大丫鬟。看来她说得不假。她心中虽不甘心，也唯有讪讪住口。

澹衫薄罗忙欠身认错：“是婢子不该，疏忽了姑娘。”

薄罗生怕宋瑜怪罪，忙不迭补上一句解释：“昨日傍晚婢子和澹衫被夫人身旁的人叫去，途中被人冲撞了下，醒来便已天光大亮了。”这丫头缺心眼儿，感激地觑了谭绮兰一眼，“若不是谭小姐过来，恐怕婢子要到日上三竿才醒。”

谭绮兰闻言面色稍变，僵硬地扯了扯嘴角：“你房中丫鬟睡迷糊了，我过去时见她俩也在呼呼大睡，便一道叫醒了。”

宋瑜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，示意两人起来。

薄罗手中提着食盒，时候长了胳膊泛酸，推门而入便将东西一碟碟摆放在圆桌上。寺里早饭都清淡，但花样挺多。有素包子和馒头，小米南瓜粥熬得稠浓，颜色金黄鲜艳。另有玉米饼、萝卜糕和豆腐脑，一看便知这里香火旺盛，僧尼的伙食都不错。

宋瑜停在门槛边，偏头朝谭绮兰嫣然一笑：“绮兰也进来吧，难为你大清早就去叫丫鬟，身旁连个伺候的人也没有。既然早早地来了我这儿，想必是有什么要紧事说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何必客气。”

谭绮兰藏在广袖下的手握成了拳，面上却一派淡定，冷哼一声很是不屑：“我不过顺路罢了，你少往自个儿脸上贴金！”说罢恨恨地剐了她一眼，三步并作两步往自己屋里走去。

宋瑜目送着她远去，这姑娘从小骄纵任性，以为旁人都该顺着她脸色行事，现在做事越加没有分寸，不教训教训行事只会更过分。只是自己现在虽然恼恨她昨日的所作所为，但目前自己也没有确凿证据，暂时也不能拿她如何。不过，经此一事，宋瑜对她不得不多长了个心眼儿。

宋瑜心里装着事，匆匆吃完早点洗净双手，命薄罗澹衫收拾东西准备下山。

那厢母亲大概已经回来，她片刻也不想耽误，奈何现在自己身上穿的还是昨晚那身衣裳，头发也没打理，这样回家还不得把宋家老小都吓坏了？宋瑜唯有捺着性子让澹衫给自己绾了个翻荷髻，戴上青虫簪。许是她没休息好，眼下有层薄薄的青色，便以珍珠粉掩盖之。

她平常少上妆粉，总觉得珍珠粉反而不如她本来的颜色好，好在澹衫有随时携带胭脂水粉的习惯。上好妆，薄罗又帮她换了湖蓝捻金织花缎褙子和葱白综裙，宋瑜迫不及待地往外走。

行至门边她陡然停了下来，只听隔壁房间传出开门声，声音虽小，但落在她耳中却格外清晰，宋瑜头皮一紧，登时手脚都不知该如何摆放，杵在门边一动不动。

“姑娘怎么不走了？”薄罗问道，方才还催得紧，这会儿怎么跟定住了似的。

宋瑜被薄罗唤回神，赶忙退回来要关门。手才扶上直棂门，一抬头便见门边透出个鸦青云纹衣摆。

脚步沉稳，缓缓走入宋瑜视线。

顾长挺拔的身姿，冷峻阴沉的面容，这正是刻在宋瑜脑海里、让她唯恐避之不及的那个人。她慌忙低头，因为恐惧，甚至没看见小心翼翼跟在他身后的仆从。

他目不斜视，宋瑜心中也祈祷，他就这样不要回头地大步往前走吧……

可惜，天不遂人愿，他仿佛听见了宋瑜心中所想，堪堪停在门口，偏头往屋里看了一眼，乌黑瞳仁深邃无光，但似乎有道目光直直落在宋瑜身上。

云头履在眼前停住，那人一动不动。

宋瑜紧盯着脚底下的一寸阳光，朝阳下的影子落在她的脚尖，那人半晌都没从门前掠过，她不由自主地握紧了门板，连澹衫都察觉到了她的异样：“姑娘是否哪里不舒服？婢子瞧着您脸色不大好。”

她声音轻柔，言语间满是关怀，只字不差地落进了霍川耳中。

霍川的表情并无太大变化，他眼里死气沉沉的，连一丝光彩也没有，真真可惜了一双漂亮的眼眸。

仆从亦对他忽然停步很是不解，试探着唤了句：“公子？”

与此同时宋瑜鼓起勇气，拿出破罐子破摔的架势朝他看去，在对上他双目时她猛地一怔。脑子里盘桓的说辞顿时烟消云散。她近乎失礼地盯着他的眼睛，屏息凝神，直到对方若无其事地转过头去，她才回过神来。

他的眼睛平静无澜，连眼珠都未曾转动一下，明明没有摄魂夺魄的力量，却能将人卷入深渊。

待人走得远了，她身子一软跌坐在绣墩上，这才惊觉后背出了薄薄一层细汗。

他、他的眼睛……

澹衫在一旁不断唤她，脸上已有隐隐焦急之色，片刻之后宋瑜才从极度紧张中回过神来，她霍地站起身走到门外：“快走，这地方与我相冲，我半刻也待不下去了。”

澹衫与薄罗面面相觑，不明白姑娘怎的忽然变了个人。两人来不及多想，快步跟上宋瑜脚步。

途中路过霍川房间，宋瑜脚下生风快步走过，里面似乎关着魑魅魍魉。

经过一天雨水洗礼，山间青松翠柏呈现出勃勃生机，道路两旁花草青翠欲滴，山间夜晚寒冷，有些花草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，更显春意盎然。

一众人等已在寺庙门口候着，宋瑜大老远便觑见了龚夫人，没到跟前，她就欢喜地唤母亲。

为此龚夫人不止一次嫌她没规矩，总是这般冒冒失失，哪有点闺秀的样子？可话到嘴边她又吞了下去，念在她今早可怜巴巴的分上，就不在人前给她难堪了。

龚夫人看了她一眼，旋即往身后嗔道：“懋声带了人接应，咱们一行多为女眷，携着东西路上多有不便，难为他有这份心思。”言语里不无赞赏欣慰。

循着龚夫人的目光看去，宋瑜这才觑见几步开外的柏树下立着一个腰身挺拔的

青年。打眼望去，他穿一袭玄青实地纱金补行衣，腰绶玉青带，器宇轩昂，丰神俊朗。

谢昌朝她微微抱拳，礼节周到。搁在平常宋瑜或许会心驰神往，可眼下她心绪正乱，只低头应了个礼就朝龚夫人走去。

谢昌眼里掠过一抹失望，旋即又面色如常地指挥谢家仆从接应。男人脚程快，有他们帮忙委实轻松许多。薄罗一股脑儿地将行李全压在了对方仆从身上，她们原本也没带多少东西，毕竟打的不是常住主意，被迫才在此逗留一夜。

雨足足下了整夜，山路湿滑难行，坐轿子是万万不能的，唯有徒步下山。

宋瑜提着综裙走得小心翼翼，生怕一不留神摔个大马趴。澹衫扶着她手臂绕过泥潭，前后逡巡一遍疑惑道：“怎么不见谭家小姐？”

一路上都没见着谭绮兰，难怪觉得安静许多。

宋瑜摇了摇头：“大概是她提前回去了把，有母亲安顿，不用担心她会出事。”

说着她也往后看了看，恰好对上谢昌凝视的目光。宋瑜微愣，尚未做出反应对方已回以浅笑，坦荡从容，好像偷看的人不是他似的。

十五岁正是情事关窍将开未开的年纪，宋瑜还当被他冒犯了，这回倒是毫不客气地转头，心里暗暗骂了句登徒子，转念一想这人是她日后夫君，是朝夕相对的体己人……宋瑜脚下踉跄，脑海里一闪而过的竟是那个男人阴翳的面容。

“姑娘没事吧？”澹衫忙将她扶稳，细细查看一番并无大碍。

宋瑜怔了怔，心慌意乱地摒除脑海中的画面，脚下的步伐也不由得加快了些，她得赶紧回家查证一件事。出嫁的大姐偶尔会说些夫妻相处之道与她听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她多少有所了解。可她早晨起来除了身子酸痛之外并无其他不适，而且衣裳完整。

露华在前头等候：“姑娘，夫人让澹衫过去一趟，说有要事叮嘱她。”

宋瑜并未把露华的话放在心上，点点头就放澹衫去了。母亲教导她的丫鬟是常有的事，只是在山间也不忘教导她的丫鬟，让她有些意外罢了。

哪知不多时薄罗也被一同叫去，她身边连个照应的丫鬟都没，宋瑜欲阻止时已来不及。

她眼睁睁地瞅着薄罗朝她嬉笑，暧昧的眼神不断在她和谢昌之间游移。这丫头比宋瑜大一岁，成日里古灵精怪，该知道的一点不少。

龚夫人这是有意让宋瑜和谢昌两人独处，左右一年后她就要嫁去谢家了，不如趁此机会让两人好好相处。

不知何时两人竟走在了最后，宋瑜埋怨地看向前方人影，举步便要追上前去。饶是她不清楚龚夫人的打算，薄罗的眼神也足以让她明白个透彻。她不是不待见谢家公子，只不过姑娘家总归面子薄。统共没见过几次面的人，他又是与她指腹为婚

的夫婿，说要独处哪有那样容易？

步子走得急，脚下难免磕磕绊绊，她自小娇生惯养，何曾走过山路，眼看就要栽倒在地，谁知被一只手臂稳稳地捞住。

手下玉臂纤细玲珑，隔着衣料散发出浅淡馨香。这是她独有的香味，谢昌敛眸看她，她长眉连娟，微睇绵藐，他强忍下心中悸动，松手退至一旁道：“懋声冒犯了。”

宋瑜嗯了一声算作答应，没走两步又转身道了句“谢谢”，眉眼间尽是委屈和不情愿。龚夫人将她一人留在最末，虽知晓此事与他无关，仍旧忍不住对他撒气。

谢昌如何看不懂她情绪，只是凡事强求不得，他还有的时间是：“三娘仔细脚下，我送你到前面去。”谢昌道。

宋瑜在宋家排行数三，上有一兄一姊，亲属见了都亲昵地唤她一声三娘，只不过从他口中道出便别有一番滋味。宋瑜登时红透了耳根，没敢再看他一眼，只低着头往前走。

龚夫人既然有意撮合两人，便是做足了万全准备。片刻的工夫前头已看不见人，宋瑜未料想他们走得这样快。追了一会儿未能如愿，她只得悻悻放弃。宋瑜不熟悉下山的路，唯有一路默默无声地跟在谢昌身后。

于是，每走一会儿，谢昌便会回头看看她，看到她跟在身后才继续前行，若是她落得太远，他就会逐渐放缓速度迁就她。

两人行至半山腰，道路越加狭窄有如羊肠，路中间零星铺着几块碎石头，石头上面生满苔藓，行人稍有不慎便会滑倒跌落。山坡下面是一弯小溪，溪流湍急，若掉进去还真有几分危险。

谢昌皱了皱眉头，正思忖如何让她平安走过，回头见宋瑜已经跟上：“我去前面叫人来……”

“我能走。”宋瑜从路上收回目光，抿了抿嘴唇，一脸倔强，“母亲把我一人留下，定是对我极放心的。”

说到底还在生气，谢昌好笑地挑起嘴角，这姑娘心眼儿可真小。

谁知她才踏出第一步，便踩在了青苔上滑了一跤，若不是谢昌及时扶稳，恐怕她已经被溪水冲走了。宋瑜心有余悸地后退半步微微喘息，不知所措地看向谢昌，这会儿倒收起浑身倒刺，像个小绵羊，真心诚意地道了声谢。

谢昌情不自禁地要碰她的脑袋，最终还是抑制下这股冲动，在她跟前蹲下身子道：“上来吧，我背你。”

宋瑜仍旧不从，为难地看了看前方：“你叫母亲身边的人来，我在这儿等着。”

谢昌笑出声来，索性蹲在地上仰头看她：“这里是山腰，时常有野兽毒蛇出

没，三娘确定要一人留下？”

他是故意吓唬宋瑜的，山下就是一座村庄，村民时常上山打猎，即便有猛兽也已被捕捉干净了。况且山上有人烧香，僧人怎会不管，这座山再安全不过。可偏偏宋瑜是个没心眼儿的，她竟然信了。

两人从山里出来已是申末，山顶一片霞蔚云蒸，将他们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。

山脚下停着宋府的马车，仆人早早便来此地等候。龚夫人被露华扶着，远远看见一前一后两个身影，她微微蹙眉，暗想两人怎的一点进展也没有？白瞎了她特意安排的天时地利人和。

待走到跟前，龚夫人才看清宋瑜衣摆已被露水浸湿，额前有几缕碎发，白净的脸上还有一道泥浆。这可把龚夫人吓一大跳，她连忙把女儿带到跟前仔细打量：“这是逃难来的不成？怎么半天的工夫你就成了这副模样。”

她一边说一边朝谢昌看去，其中责备意味不言而喻：“懋声，你告诉伯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谢昌目光落在宋瑜身上，歉疚中带着无可奈何：“是懋声无用，没能照顾好三娘，路上滑了一跤。”

他撒谎了，事情分明不是这样。

宋瑜扭头对上他的星眸，不满地皱了皱眉。

澹衫拿绢帕细心拭去宋瑜脸上污痕，这才看到除了脸上，她的手背也有一处明显划伤。许是被锋利的碎石蹭破了皮，莹白肌肤上红红一片，澹衫心疼地执起她腕子查看，宋瑜却眼疾手快地把手藏到身后。

她眨着大眼左顾右盼，状似无意地警告：“不许告诉母亲。”

倒不是她要特意隐瞒，只是龚夫人知道必定小题大做，宋瑜不想让她忧心罢了。

不远处谢昌自然也捕捉到这一幕，眼里愧疚更甚。若是能够，他宁愿替她受伤。

他们在那条小径上确实差点出事，宋瑜的手碰在了石壁上，当时她一声不吭，事后才知道伤得不轻。谢昌要替她查看，宋瑜红着一双眼睛就是不肯，她心中大约仍在赌气，脱口道出：“男女有别，谢公子请自重。”

谢昌被她气笑，语气难免有些重：“我跟你早已定亲，明年你就要嫁到我家来，如今难道我连看一眼伤口都不行？”

宋瑜半天没能说出一句反驳的话，反而耳朵率先红了，敛下长睫转身就走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她没仔细路下，一脚踩进泥潭里，溅了一裙摆的泥水，脸上也没能幸免。运气差到极致，宋瑜反倒不生气了，她胡乱抹一把脸侧的泥，扑哧一声看向啼笑皆非的